

# 美人心

□刘诚龙

李渔见惯风月，阅尽人间春色，他说美女之美，既在姿，更在态。小姐有态，则“三四分姿色，便可抵六七分”，小嫂娘有态，则“火之有焰，灯之有光，珠贝金银之有宝色”。姿是灯，是有形之物，态是光，是无形之物，“惟其是物而非物，无形似有形，是以名以为尤物。”美人而为尤物，才足以移人。

何谓有态？李渔曾见过一群美女春游，山花烂漫，草长莺飞，美女们如蜂似蝶，翩然花草间。不想，风和日丽顿转飘风急雨，恰好附近有个亭子，这群麻雀一样叽叽喳喳的美女，便争先恐后，脚步凌乱，向亭子间跑去。谁先跑到亭子里可躲雨，谁后跑到亭子外面只能淋雨，美女们都想往亭子里跑嘛，这群美女有多心急火燎的。“中一缟衣贫妇，年三十许，人皆趋入亭中，彼独徘徊檐下，以中无隙地故也。”

众艳皆跑，独有缟衣贫妇款走，天塌地裂不改其凌波碎步，这就是态。态者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；态者，麋鹿兴于左

而目不瞬；态者，雷霆起于侧而脚不乱。始终能从容处之，始终是优雅待之。落了毛毛雨，美女们芳心四乱，这位缟衣贫妇却依旧是莲花碎步，这叫仪态万方。

李渔描述的缟衣贫妇处变不惊，“人皆抖擞衣衫，虑其太湿，彼独听其自然，以檐下雨侵，抖之无益，彼现丑态故也。”淋了些雨，众美女手在抖，脚在踏，口在碎碎叫。缟衣贫妇却一脸微笑，但看雨中桃花，风里杏花，一句老天都没骂，喧闹中静赏春雨。一个人要怎样的修炼，才能至于宠辱不惊，天色大变而脸色不移呢？这个小嫂瘦穿了一身纯白裙裾，有如杏花白。疏疏晴雨弄斜阳，凭栏久，墙外杏花香。

缟衣贫妇之美，继续呈现，连绵展现。雨稍停，美女们都呼啦啦，喊叫喊叫，一窝蜂又跑到桃李花下摆姿势，搔首弄姿了，独有这个缟衣妇不动，她轻移莲步，走到了亭子里面，众人皆懵她独醒，她知道雨还会下，果然，“去不数武而雨复作，乃趋入亭。”在亭子外淋雨，她不往里

挤，留下空间让闺蜜们享受，现在她占据了最佳位置，她却往边上靠，让美女们都尽量往里挤。这个还不算，“见后入者反立檐下，衣衫之湿，数倍于前，而此姑为振衣。”

这位缟衣小嫂，或者只有六七分姿吧，李渔却说她有八九十分态。风雨中那么多美女，或者腰姿颜色胜她，但是她面前，都是丑女了，好像都是来衬托她之美的，“竟若天集众丑，以形一人之媚者”。缟衣女之美，“其初之不动，似以郑重而养态。”她被淋雨，没显露任何惶恐、惊乱，这是郑重，是从容，是镇定；缟衣女之美，“其后之故动，似以徜徉而生态。”见他淋雨，她帮着别人振衣，这是善良，是大度，是怜悯。

缟衣小嫂有态，其态所来何自？来自其心也。风来了，雨来了，大家都争相往躲雨的地方跑，一个个都想占最好位置，而她却斜风细雨不改容，不改步，从从容容，款款段段，春雨浇身，也保持着0.55碎步子。她想什么

呢？我跟谁都不争，跟谁争我都不屑。缟衣女的境界不止于此，她对争者不是不屑，她没有瞧不起她们的意思，她觉得，自己不争，让人家争去，可让人家多些温暖。她自己受寒，她无所谓，她不希望别人跟她一样受风寒侵袭，自己吃点亏，她没觉得是亏。她是：我跟谁都不争，我不争让别人能争得。

缟衣女有这种不争的宣言吗？或许她根本就没有，她的善意根植于内心，好像甜之于蜜，好像光之于灯，好像红之于花，她不知，人能见，其心是自然呈现，非刻意强调。缟衣女后来占据了有利形势，闺蜜们淋了雨，她没刻意，没起什么心，她给女伴们振衣，振落雨水。这个是装吗？没有，是她内心的善良，让她不自觉地去帮助他人。这里，没有摄影，没有抖音，照相机都没有，李渔也不是新闻记者，甚至她都没看到李渔在。她给女朋友振衣抖雨，她的善良不含任何杂质，她的仁悯是纯天然。

雨来了，女士们惊慌失色，大

呼小叫，也未必是丑，美女们见雨而惊，见蛇而惧，见孔雀开屏而欢呼雀跃，也是美少女们的生机与活力；缟衣女者，见利不争，见爱布施，见风雨而优雅漫步，则一定是美了。

然则，在缟衣女这里，平静脸色是表，步姿从容是表，处变不惊是表，给人振衣抖雨也是表，其里者，是其美人心也。她之与人不争，她之与人为善，她之浸入骨髓中的仁爱，不留痕迹地显示在其言行举止之中，使之处处有态，时时呈现动人之美。

美女态的深处是美人心。美女有态，当是缟衣女之态，李渔说她是最可爱的，“先有一种娇羞无那之致现于身外，令人生爱怜，不俟娉婷大露而后觉也。”美女者，有三种，一是爱不得，不爱蛮过得；一种是爱也得，不爱也过得；一种是，爱得，不爱过得。有美人姿态而无美人心的，是第一种；有美态而无美人心的，是第二种；第三种，有美态又有美人心的，最令人爱。

# 生意人

□王国省

四姐。

那只精致的衬了棉底的木箱，在四姐自行车后座安放了许多年，以至于她出嫁后每次听到街上有“卖冰棍”的吆喝，都情不自禁追忆她上乡下的岁月。

三姐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她的服装店的，我刚上中学时她就在服装店里忙活，有时我去也没时间招呼我。我就看三姐永远面带微笑胸有成竹地和乡亲们讨价还价，即使舌战半天没有成交，她也是客客气气，彰显“生意不成仁义在”的商家之道。

后来她的服装店迎来一批批新老客人，三姐也一发不可收拾干了三十多年，至今她仍然在服装店里忙活。一些曾经年轻貌美的姑娘和我三姐一样已失去青春的容颜，我回到乡下，她们身边已孙子满堂。提起我三姐赞不绝口，看，你三姐，好人哪，这响亮的大名，宣泄一名以失败告终的生意人的悲恸，这是少年最痛的记忆。

大姐也做生意，她和同伴坐船到河东地界收草辫儿。草辫是用泡软的麦秸秆做的，用棒槌槌过，阳光下闪烁金黄的光芒。大姐和堂姐走了十多公里，走到河南小村，她们挨家挨户吆喝着收辫子。有一次敲人家的门，隔着门缝传来一声断喝：有，收走了。

大姐对堂姐说，声音这么像姑姑的。她们终于让女主人不情愿地开了吱吱呀呀的木门。于是她们看到了香椿树下一脸惊愕的远嫁河南的姑姑。大姐每次讲这个故事时都忍俊不禁。真是巧，大姐说，生意都做到咱亲姑姑家去了。我是一个生意人。

生意不大，勉强糊口，在这个城市也终于立足。和一些生意人不同的是，我抗拒着人们“为富不仁”“义不理财”的思维定势，努力去做一个有温度有良心的生意人，只待盖棺论定时，会得到一些公正公平的评价：这里躺着一位好心的生意人。如此，足矣。

# 乡关何处

□赵子安

笑。

珠江新城的这个面向青年白领量身打造的公寓，不足八十平方米。逼仄的两房一厅，简单的几样家具，随便走几步就顶到了墙。年初，我工作调动，一直栖身于此。

除非妻子偶尔来探亲，我几乎没开火做过饭。厨房只是充当放置洗衣机的内阳台的过道。住半年了，环顾四周冷冰冰的墙壁，和其上悬挂的少有的几幅与我这个年龄完全不搭的黑白建筑图片，我始终无法与它亲近起来，权当寄寓在酒店的客房里。

儿子在客厅摊开两只硕大的行李箱，忙碌着收拾行囊。他海外读研归来，在广州找了份如意的工作。但他匆匆来，又要匆匆地走。这个无烟火气的住所注定留不住他的心，仅仅当做中转的驿站。

我掩饰着尴尬，竭尽所能地悄悄给他整理了两袋物品，胡乱地塞些江门陈皮、惠来绿豆饼、湖南朋友寄来的小袋装的临武鸭、东江鱼速食、衣架和拖鞋。还有我推荐他看的几本书，一些水果和一把水果刀。

中午，我俩照例吃儿子点的外卖。他说在网上租的房子就在工作单位附近。他公司有食堂，一日三餐都供应热饭热菜，叫我也试着自己动手做饭，哪怕煮碗面条也好。

“爸爸，你年纪大了，老在外面吃，肠胃会受不了，不利于健康。”我抬头望着丰神俊朗的儿子，迎着他清澈的目光，心不在焉地地点着头。

送儿子去的黄埔区。上到四楼，走道两旁密密匝匝的单间租居屋都编着号码。打开房门，一室之内仅有卧室最为显眼，占据绝大部分面积，剩余的卫生间和浴室仅及容身。此外，还有一个狭长的阳台几乎贴着相邻的楼房。虽然电视机、洗衣机、冰箱和电磁炉一应俱全，但昏暗的采光和袖珍的空间仍然让我措手不及，差点落泪：

这就是在家住惯了大房子的儿子事业的起点吗？

偷窥儿子，他倒是一副以为常的表情，甚至还挂着一丝憧憬独立生活的微笑。

# 本该如何

□刘荒田[美国]

那一年，老太太Y从国外回家乡参加校友聚会，为的是庆祝初中毕业五十周年。她和校友们都年过七十了。

1966年，他们上初中三年级，接下来的岁月，学校停课，升学考试被取消，回乡务农……老太太和丈夫四十年前出国。如今，女儿进入高中，孙儿女成群。她的丈夫H也是同班，可惜已于十一年前死于心脏病。

Y在聚会上和W谈得最投人，活动结束的次日，Y要回美国，W给Y饯行。两个人去城里的高级餐厅，在烛光下吃日本寿司，回顾自己的人生，都发了感慨。Y忽然幽幽地对W说：“我如今后悔的，是没有嫁给你。”W拿小酒杯的手抖了一下，清酒溅出，很迟才回了一句：“……这话怎么说？”

Y和W对那段往事是心照的。Y和班里W、H两个男生都是好朋友，因为是同一个生产大队，周末步行，从学校回家，从家里回校，都约在一起，从“三”小无猜到情窦初开。上学时谈恋爱是禁忌，他们都维持着友谊。离校以后，H狂热地追求Y。W没有掺和，退到一边。他们结婚时，W当伴郎。两年后，W成家，抱着出生不久的女儿的Y

H虽然走得早，结婚也接近四十年了。丈夫去世以后，Y惊讶于早年的直觉。H确实“靠不住”。中年出轨一次，差点离婚。“破镜”虽勉强重圆，但心里的疙瘩难消。W呢？和妻子同甘共苦，老来依然在一起，虽然是退休金微薄的工人，但一生安稳。Y爱拿W老实巴交的今天和亡夫偷情的往日比较。有一

次在中餐馆当厨师的H晚上10点下了班，半夜两点不见人，她在家又妒忌又害怕，受不了躺在床上大哭，惊动了全家。想到这里，Y差点说出口：“嫁给Y，至少我不会失眠。”但她忍住了。

两个人本来谈得很好的，蓦地被一句太迟的“恨不相逢未嫁时”堵住。

W吩咐服务员把剩下的半瓶清酒拿去热热。服务员把酒瓶送回，W给Y倒了一杯，说：“咱不说晦气话，祝你一路平安。”Y举杯，对碰，轻轻一下，仿佛是青春时代不经意的接触。

“其实，幸亏你没嫁给我，我的没用没让你看到。”W解嘲地说，“是啊，我从小被人讥为‘担屎不偷吃’，老实其实是窝囊，升官啦，分房啦，下海啦，都没我的份，老婆骂我不争气骂了20多年。前年她中风，偏瘫，要我照顾，才不敢骂。”W越说越觉得自己可怜，伏在桌上哭起来。这时，轮到Y手足无措了，劝又不是，不劝又不是，只好让他哭个够。

十多分钟以后，W抬起头，精神忽然抖擞，站着，对Y恭恭敬敬地举起酒杯，说：“我这辈子听到的最高级贊语，就是你这一句，敬你三杯！”

母亲是一个有性格的人，她认准的事情，就一定要做，无论有多难，都无法阻止她。她曾经对我们说，年轻的时候她就有梦想，那梦蒙着玫瑰色，随着风飘飘忽忽，将来她要生很多小孩，让他们干各种各样的事。果然，她生个没完，一个接一个，每隔两岁一个，总共七个孩子，都蓬勃勃成长起来了。七个孩子也真干各种各样的事，搞科研、做生意、跳舞、写作、当官、做会计，品类齐全，都合了她少女时候的梦想。

我们家是新中国成立后，从海外回来的。父亲做棉布、百货等生意，我们子女的家庭出身就是资本家，母亲是医生。

母亲是苏州人，从小就随她的母亲到上海。谁能说苏州人都是软绵绵的呢？人们一般以为，苏州话呢喃带腻，苏州人的性格也是这样，这实在是个错误。苏州固然广有小巷人家，有玲珑剔透的楼台亭阁，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有个性的城市，历史上的金圣叹、六烈士就是它倔强的风骨。女子的肌肤是柔弱的，但撑起肌肤的骨头是坚硬的。

那时候，食物非常紧缺，一点点蔬菜都要营养证，小孩子喊吃不饱。母亲是医生，她知道我们小孩在发育期，需要营养。到了星期天，天还没亮，她就起床，有时喝一口稀粥，有时空着肚子，就顶着稀疏的星光出发了。她是要到上海的郊区去，到有河水的小镇去，替我们采购食物。

此时，我的眼前浮起母亲当年的形象，她的脸是灰白的，脸上有细碎的淡淡的皱纹，像一张隐约的网，网住了她脸上的表情。由于疲劳和睡眠不足，她的眼眶有些下陷，但眼里却透出一种寻求食物的热烈的光亮。我甚至把她想象成一个地下工作者，她的工作同获取情报一样紧张和重要。

因为是休息天，我们小孩都起得晚，等我们从被子里钻出来，母亲已经往返几十里，赶回家了。而她的菜篮子里早已装满了食物。这一天将是我们兴奋的一天，当炉子上飘出肉的香味时，我们叽叽喳喳的，家中像有一群欢乐的小鸟。吃饭的时候，她给每个孩

子夹肉夹菜，自己至多喝一点汤。

母亲自小相信读书，她认为书读好了，就有本事，就能在社会上站住脚。她曾经和我说起，从台湾转道香港回内地后，她就劝父亲开医院，如果父亲听了她的，那就不算资本家，家里也不会遭这么大的难了。但是父亲不懂医学，所以没有听她的，还是做生意。她每次谈起这些时，似有无限的惋惜。

母亲对我们孩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，两个哥哥她自小抓得很紧，后来都成了复旦的高材生。姐姐五岁起，就送去学舞蹈了，是个白俄老师，住在南昌路上的南昌大楼，这个白俄老师特别严厉，姿势稍不到位，就用尺子狠狠地打小孩裸露的腿，红一道青一道，姐姐哭着不肯去。母亲的眼睛也很湿了，但她还是硬着心肠，把姐姐送去。

母亲对我们孩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，两个哥哥她自小抓得很紧，后来都成了复旦的高材生。姐姐五岁起，就送去学舞蹈了，是个白俄老师，住在南昌路上的南昌大楼，这个白俄老师特别严厉，姿势稍不到位，就用尺子狠狠地打小孩裸露的腿，红一道青一道，姐姐哭着不肯去。母亲的眼睛也很湿了，但她还是硬着心肠，把姐姐送去。